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聞證誤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　塏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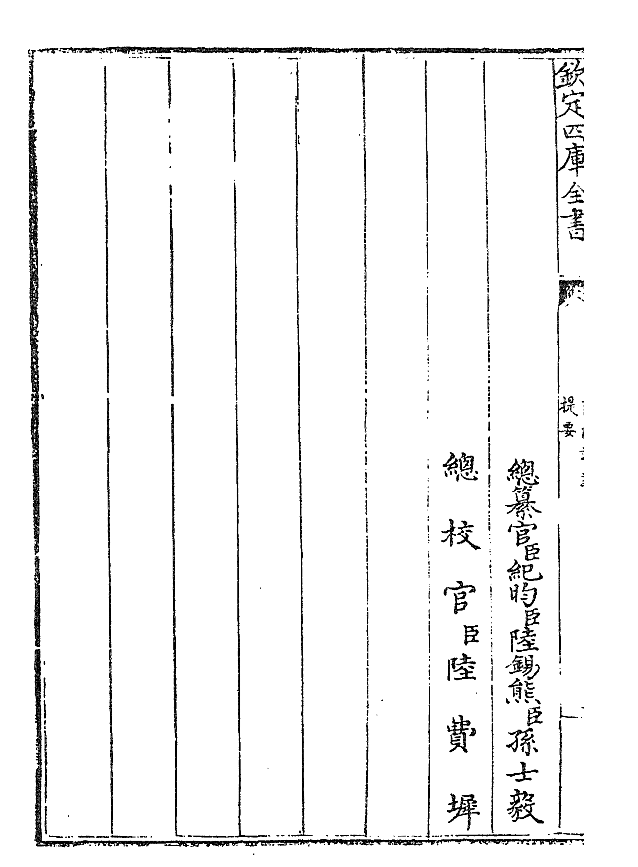
舊聞證誤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舊聞證誤四卷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已著録要録於諸書訛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北宋之事為多不複出也或承於南宋之事則要録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

廷制度沿革下及歳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
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
馬光之通鑑考異而先列舊文次為駁正條
分縷析其體例則如孔叢之詰墨其間决疑
訂舛於史學深為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
不能為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自
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等續修通
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樂大

典中所載蒐羅裒輯尚得一百四十餘條謹
略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為四卷雖非心
傳之全帙然就所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
不少矣原書於所辨諸條各註書名永樂大
典傳寫脫漏僅存其十之三四謹旁加搜討
凡有可考者悉為補注無可考者則仍其舊
心傳所辨間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亦不敢
意為增損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舊聞證誤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李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録　按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太宗六行大禮惟雍熙南郊端拱耕田二府進秩其四郊但加恩真宗初郊惟二相進秩其後三郊兩府始遷官爾宋所記差誤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焉出張芸叟畫墁錄　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為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為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為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會要

國初惟親王得張蓋太宗時始許宰相樞密使用之此云國初不禁又云祥符後始及樞輔皆誤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録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遜為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出李燾長編　按京朝官出為赤縣令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為浚儀令柴自牧為兵部員外郎之類至是奚嶼始帶

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
貺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寃句令曹陟以清幹聞擢
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
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為事始而史臣特
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
制朝官出為縣令則解内職朝官出為知縣則帶本官
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官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

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劉貢父詩話

王晉公祐事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還以百口保彥卿帝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赴貶時

親賓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祜笑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邵伯溫聞見前録按國史開寶二年二月以知制誥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帥符中令彦卿移鎮鳳翔八年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時王祁公罷相已六年晉公實自上黨徙魏不應云奉使還與卿王溥官職也符令傳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滿百日免明年李莊武繼勲鎮大名即魏州晉公移襄州潭州代還知吏部選事六年坐忤參知政事盧多遜貶華

州司馬不應云自魏州使還即貶也晉公本傳太平興國三年自華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八年遷中書舍人雍熙三年知開封府四年以病罷為兵部侍郎據此則晉公自華陰再起恰十年邵謂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者謬誤尤甚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灝子固而已出王明清揮麈前錄按開寶二年安德裕狀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繼之凡三家仲言遺其一耳

石林燕語云國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牓開寶六年李文正知舉下第進士徐士廉擊鼓自訟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辨云時以李瑩侯陟郝益考試通得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　按是舉覆試凡得進士二十六人明經三十人明禮十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總諸科為百有二十七葉公所云專指進士汪

公併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為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將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啟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刼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成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敕後有旨宣赴後苑酒

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啓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衆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出建隆遺事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太祖實録開寳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

彬等離荆南甲辰以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美為都監翰為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潘二公葢先後受命㸃武惠嘗平嶺南為大將恐太祖不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為集賢相太宗即位去義字此云沈倫為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時為轉運使耳江南既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之六月賞功為桂州觀察使判頴州葢翰未嘗還朝此云美啟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為曹翰田欽

祚輩設而傳者失之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為副太祖知美有謀難制召二人升殿謂曰但大使斬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出由是迄無敗事出祖宗獨斷

按國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美不過闕也太祖所言蓋諭彬之副田欽祚等爾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稍却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

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旣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太祖親征太原不能下開寶二年春也時曹武惠實掌兵扈駕明年命潘武惠伐嶺南四年嶺南平留知廣州五年兼嶺南轉運使六年還朝七年與曹武惠同伐江南諸國八年克之九年還朝是歲太祖崩二公未嘗共伐太原也按史開寶元年嘗伐北漢李繼勲為大將曹王為都監然上親征乃在次年此云神武聖智尚不能

下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曹王為樞密使潘武惠為北面都招討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歲太宗乃親平太原亦與此録不合又按平晉之歲太宗親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無功疑所云神武聖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後潘克雲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師實不同行此云曹麾兵稍却潘力爭亦非也曹既失律召還下吏責為衛將軍潘屯雁門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還京曹語潘云云亦繆

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出葉夢得石林燕語

按實錄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樞密院始置時政記月終送中書用王文穆陳文忠之請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館非始於開寶後葉誤矣

太祖即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別朕不欲為也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矣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

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而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婿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也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且云德恭德隆宜稱皇姪於時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蓋誤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辨云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特三十人者出汪端明辨石

林燕語

按太祖一朝放進士十五榜李肅榜六人劉察榜七人蘇德祥李景陽張拱榜皆八人劉蒙叟柴務成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張去華劉寅榜皆十一人高適榜十五人楊礪榜十九人宋準榜二十六人惟開寶八年王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葉不誤也

太宗初即位張齊賢方赴廷試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掄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出邵伯温

聞見前録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令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令之承事郎並通判諸州三年胡秘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邵氏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也文定實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止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後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宋時凡任官應進士舉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

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後遂皆賜第辨云太平興國五年單餗周繕賜及第餘皆節度掌書記非皆不賜第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語此所辨未盡按史不中者停見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兩相之請非舊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既申嚴其制劉爗知制誥又請已受蔭者不許鎖試不行明年禮部貢院奏鎖廳不及格人姓名詔罰金十觔令後不得應舉天聖四年宋宣獻為翰林學士又請不及格人許再取應從之蓋

自雍熙至天聖四十餘年未嘗有停任者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充樞密使注熙載以文資正官充使不知帶檢校官否據實録會要不帶檢校官乃自錢惟演始出李燾長編　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戶部尚書充使又自金紫光禄大夫戶部尚書罷為僕射皆不帶檢校官蓋前此文臣惟趙韓王嘗充而不帶正官至是以尚書代檢校官也及祥符中陳文忠王文穆並使真皇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

加檢校太尉自是冦萊公丁晉公馮魏公輩皆國之大臣謂不帶檢校官自錢文僖始蓋引祥符以來近例失于參考耳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吕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為宰相黄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出歐陽修歸田録 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吕李五公同入翰林

後二年蘇易簡始為學士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訖也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歷十二年改為上都知進奏院摭言夏侯孜僕曰擬作西川留後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為稱當曰知後典也按皇朝會要宋初縁舊制藩鎮皆置人為進奏官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太平興國八年汰進奏知後官存百五十人並充進奏官罷知後

官之名咸平五年復令進奏官各置守闕副知一名泰之所云祇候典當為知後者是矣而以為法唐藩鎮吏目以為稱則誤葢知後官之名乃國初所創下於進奏官一等非唐之舊名也

朱希真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廪禄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出王仲言揮麈後録按會要太平興國二年

命學士李明遠扈日用偕諸儒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廣記五百卷明年廣記成八年御覽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諸儒修文苑英華一千卷雍熙三年成與修者乃李文恭穆楊文安徽之楊樞副礪賈參政黄中李參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趙舍人鄰幾皆名臣也楊文安雖貫浦城然恥事僞廷舉後周進士第江南舊臣之與選者特湯光禄張師黯徐昌臣杜文周吳正儀等數人其後湯徐並直學士院張參知政事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吳知制

誥皆一時文人此謂多老於文字之間者誤也當修御覽廣記時李重光尚亡恙今謂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誤矣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楊文公奉詔修朱說甚誤

張融自容直守蜀歸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融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出王鞏聞見近録　按陳和叔拜罷録太宗朝副樞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張遜張宏無張

融也成都知府題名記太宗時亦無張融但有張忠定耳定國恐誤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太宗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於是拜相（出王鞏聞見錄）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時年纔三十一四年以與張遜不協罷五年復為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罷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時年四十四矣此所記皆誤

錢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謂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此亦繆誤

按錢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呂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錢公罷咸平元年十月呂公免相皆與此不合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為之太宗以王著為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

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柳誠懸書何進滔等碑並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無學士字唐史本傳誠懸初為侍書學士恥以技進求換散秩改弘文館學士文宗立復召侍書充書詔學士據此則侍書帶學士或不帶未足為重輕況國初翰林侍讀侍講亦不帶學士字與侍書同非謂靳之也

咸平元年上自即位以來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為常法聖政録云召侍講侍讀學士二

年七月始置講讀學士此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出李燾長編　按翰林侍讀學士唐開元中置王涯權德輿等嘗為之後廢太平興國中太宗復置翰林侍讀以呂文仲為之尋又改為侍講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謂講讀學士即指此爾

張忠定為御史中丞彈奏張丞相齊賢齊賢深以為恨言於上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制其詞醜詆故并欲中傷

之公聞自辨因以所為文進上大悦

祖宗時雖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書行之蓋以別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進秩時寇萊公參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之廣州左通判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馮下章奏列銜皆仍舊不易萊公怒特詔馮毋得亂經制馮憤因上疏極論寇公擅權太宗由是怒尋命

出守此國史所書也仲言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專乃元豐官制後事豈可謂蔡書牴牾耶按令郎官二十四階易以三朝郎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階易以一承議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書誠有牴牾者不在此條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第一中山劉子儀時為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出䜣泰東軒筆錄 按國史沂公以

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年劉子儀始為學士按劉子儀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儀為學士此時沂公執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為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騃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得不死（出蔣魏公逸史）按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真宗以問王魏公旦旦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為密直亦坐累免蔣誤記

也又國史冦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
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
未嘗入北扉不知蔣何以鹵莽如此
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寧必有内憂三十年
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見也文正為相果有
東封西祀之事按契丹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
公始自陜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為學士此事當指李文
靖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于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宫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參知政事甚善吕許公許公時為昭文相為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否吕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交契不淺果許則善

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文定呂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出蘇轍龍川別志　按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於河南為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輔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

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宋真宗大漸之夕李文定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出邵伯温聞見前録按真宗以乾興元年二月崩此時李文定得罪黜知鄆州久矣

樞密使罷政降麻熙寧間吕穆公鄕因爭新法求去王

安石陰沮之只送舍人院命詞此恩例遂廢按國朝故

事樞密使以使相若節度使罷又樞密使帶平章事而

罷為散官則學士院降麻若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以

散官罷則止舍人院命詞考之實録太平興國六年楚

景襄罷為上將軍皇祐五年高文莊嘉祐四年田宣簡

罷為觀文殿學士皆不降麻惟太平興國八年石元懿

以僕射罷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外此降麻者十八人

吳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肅寇忠愍曹襄悼錢文僖

張榮僖楊恭毅王康靖夏文莊狄武襄王武恭賈文元
宋元憲張康節富文忠文忠烈蓋皆以使相若節度使
罷故誕告焉大中祥符七年王文穆陳文忠罷為尚書
八年陳文忠再罷為僕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帶平章
事故也若楚景褒等則皆不降麻舊典明甚豈特呂宣
徽哉況呂以觀文殿學士罷正與田高二公所除官同
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二年王顯罷蘇易簡草麻蓋以
建節之故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出王文正遺事 按實録張尚賢以大

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㧞挺叢志尚賢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誥此時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劉子儀陳知微王章惠隨夏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則尚賢資甚淺恐亦未在議中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賢守道不回執政不悅在西掖者九年如此則似非奔競者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張齊賢卒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

按此咸平五年十月事也張公實判永興軍今云僕射奉朝請蓋誤

楊文公在禁林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朝議欲得公作冊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扣所坐之床曰幸得聯此坐矣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冊公亦罷去王文正在中書時已立章獻為宸妃矣公亦短之按本朝故事中宮冊文多命二府大臣為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為后時實不受冊文公蓋不草制也况是時王文正公為首

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名文公至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為德妃明道初始創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名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名為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巳到屢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遥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

為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据此子儀實

三入翰林未嘗守南陽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

曾記誤也据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真定移守成

都自成都名為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

亦與曾所記不合

國朝宰執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

太子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

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為參政錢惟演為樞副皆兼賓客

前此所無也出葉夢得石林燕語按仁宗初立為太子李文定以參政兼賓客後二年李遷集賢相兼少傅其十一月皇太子聽政遂命宰執悉兼東宮官葉所云誤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簡肅公深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往見沂公公辭不見佗日謂魯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為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

當時士大夫務以冲晦自養出澠水燕談此尤謬誤張尚賢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魯貫文參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矣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出丁謂傳按實録載謫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

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龎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出歐陽修歸田録　按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龎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

之者又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部亦誤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陜州自慶歷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歷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

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
李文靖賈媯民寇忠愍温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
不進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為參知政事吕申公鄙其為人時宋宣
獻以尚書為樞密副使申公即以為參知政事欲以逼
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去公不為動久之宣獻卒乃求
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遺及申公薨公遂
秉政按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獻景祐三年自

學士承旨除同知樞密院寶元元年拜相未嘗爲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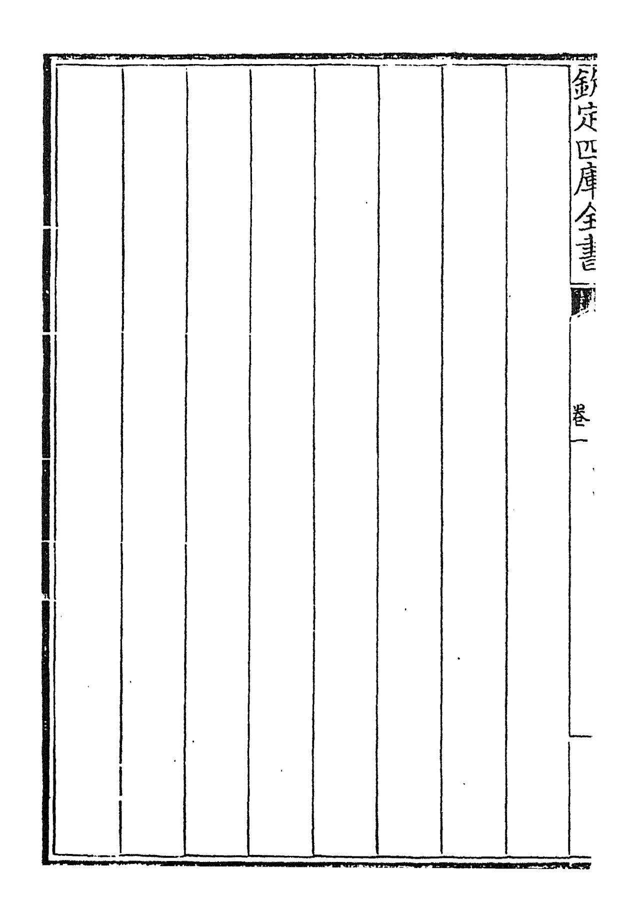
也又章拜相乃繼王章惠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爲

北京留守實未甞章呂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

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

宋宣獻以尚書再爲參政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

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副樞也



舊聞證誤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陳堯佐兼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於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録特免試焉出李燾長編 按葉夢得避暑録話本朝知制誥循唐制不試雍熈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與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宋元憲撰掖垣叢志言梁周翰老於文學楊億望

實素著堯佐以與修眞錄皆免試焉歐陽公謂有國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蓋誤也其後蘇子瞻劉貢父許冲元鄧温伯亦不試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吕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并

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産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出蘊蠟龍川别志 按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乙未宰相吕夷簡判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遷一官罷恐非緣志文事也是時許公例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慶歷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啟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按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藕子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誤

明道二年七月有詔諫官陰附宗室者徃時孫祖德知

諫院范仲淹為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出李燾長編按范文正自開封貶知饒州呂夷簡執政以仲淹嘗密請立皇太弟姪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長編寶元元年亦載此事豈譖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為故事出歐陽公歸田錄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仁宗時一歲大旱時相希温成旨（時相謂賈文元）請出宮人以弭災上從之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之議未行耳是夕鎖院時相出判北京雨遂霔（出王鞏聞見近錄）

按賈文元之罷用中丞高文莊之議也文元與吳正肅公不協數爭事上前文莊謂大臣廷爭為不肅則雨不時若因而罷之國史所載如此

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傳言者論之宰相呂許公曰臣觀赴會者

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願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出王鞏聞見近錄按慶歷元年五月庚午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辛未參知政事宋庠知楊州樞密副使鄭戩知杭州時宰相以庠戩清臣皆同年及第而並據要地以為朋黨故出之此仁宗實錄中語也時呂公位昭文定國之言為呂公地耳然鄭文肅宋元憲皆已執政可召之戒勵耶

張安道云呂許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鄭公自西都留

守入參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出蘇轍龍川别志　按慶歷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晏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樞密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復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慶歷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為兩浙提刑張

公誤記矣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閤勿出后謹聽命張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秉間啟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為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出王鞏聞見近錄

陳恭公當國魯曾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魯出也恭公謂婦曰魯三從官喜否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耳按魯曾公自修注當遷舍人時首相賈文元與魯皆陳崇公堯咨之婿以親嫌為請乃除待制慶歷五年也明年文元罷

曾復為舍人趙所記差誤

慶歷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居數日復上對曰近樞密院改内省條令似與曩者負罪之人預為復進之地中外喧然以為不可樞密院改内省條令不見於實錄當考出李燾長編　按此月丙寅詔樞密院内臣諸司使副在邊五年而無過者遇帶御器械闕以名次取旨帶御器械五年而無過者遇内侍省押班闕亦如之其内侍押班以上並聽特旨乃除此仁宗實

録所載也丙寅在甲寅後十二日周詢所條對當在三數日後其復上對又居數日則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宰相晏殊文彦博皆在樞密使龎籍以使相在殿傍閒語髙亦登對叱介下殿按晏元獻公慶歷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龎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為莒國夫人繼室替皇縣太君李氏為沂國夫人

魯弟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注魯為宰相有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為請當考出李燾長編

按國朝舊制大臣封妻則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為沂公墓誌云公始合姓於蔡又合姓於李繼室以其妹後夫人獨偕老故啟許國享脂田焉據史蔡李二夫人皆稱太君則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贈是以未得國名也仁宗以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國封視舊制為優但未見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為戸部副使初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公私患之永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貸各種粮錢令麥熟納償而薄其息民大恱永亟檄州縣凡散二百八十萬緡大錢悉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折鐵錢三折大折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以衰止注永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錢又以小錢三折當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奪盜鑄之利也永傳載此事殊不了了今

畧加删潤使易曉出李燾長編按此傳永設策以困民也解之誤矣永初議廢大錢以官積大錢多慮虧國計故先以貸民而後更法方其貸時出大錢二百八十萬尋遂更制則民間實止為八十四萬緡爾其后縣官但按元籍取償故民不意破產失業至于自經使永出十而取三則何用亟檄州縣盡散大錢乃以上聞使貸者得大錢萬而償小錢三萬則當樂輸矣而何為失業自經耶故政和中改當十大錢為當三先數日執政爭輦大錢

市金銀既而敕下中外傳以為笑即此比也永之策大抵使官無所虧而民受其患實甚誤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適除觀文殿大學士注碧雲騢言適除大觀文由內降按舊相除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騢毀適太甚今不取出李燾長編　按梁莊肅罷相七月戊辰也除觀文大學士八月丙午也相去才三十九日故事宰相以言罷其除職未有如此之遽者當是內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罷政後歷三州始除觀文殿

大學士杜相衍終身不除職罷相籍罷政後二年始除節度使知并州皆十年内事耳梅聖俞當有所據而云

至和元年九月吕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皆為學士于是察加承旨洙蓋第七員也温成皇后之喪洙附會時事鈎摭非禮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己故擢洙員外議者非之出李燾長編　按學士年表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在院學士李文恭宋文安吕文穆賈媯民李言幾凡五人而扈日

用為承旨徐昂臣兼直院葢七人也慶歷八年十二月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學士王文安孫文懿趙康靖錢修懿葉道卿彭利建及楊公偉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學士趙康靖胡文恭歐陽文忠孫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楊公偉亦七人非始於王原叔也三朝會要云學士無定員燾所云葢据王岐公續會要所書爾

仁宗至和中鑄錢文曰至和元寶至和通寶皆真篆書

二品至和重寶眞書一品

仁宗嘉祐元年鑄錢文曰嘉祐元寶嘉祐通寶並眞篆文二品

嘉祐元年范鎮請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眞宗養宗室子當考出李燾長編　按眞宗皇帝聖嗣未立嘗以緑車髦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宫中蜀公所言蓋指此也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荆公為閤老會學士有

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方平為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議論皆出安道之手按内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日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凖皆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畢文簡為之而躐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為第二廳舍人代之而遺紫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遺呂祐之和㠓其後若祥符中李相州

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躐朱閤老巽天聖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躐張閤老尚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内艱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仁宗實錄天聖四年五月丁丑蔡齊章得象並爲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學士夏竦草詞按張師德此年閏五月辛未始以左諫議大夫出院蓋此時師德正移疾耳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

之罪以安夏人不聽按陳薦知諫院在熙寧元年正月其二月种諤乃貶此不當附在四年又云不聽也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歳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請自今恩賜度牒皆減半從之注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年按實録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蓋誤

龍衮著江南野録云歐陽覯義行頗膮先出其婦有子

登科詰之待以庶人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初無出婦之玷衮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不可不為之辯出王明清揮麈後録　按歐陽公瀧岡阡表以熙寧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數之葬時公才四歲耳表中雖不見出婦事然以志考之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云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所謂卒賴以葬者也文忠後任昞之子嗣

立為廬陵尉見焚黄祭文中又文忠貶滁州謝上表云同母之親惟有一妹足見昞為前母之子不疑仲言雖欲為歐陽公諱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實況觀之前婦貴有過亦未可知孔子子思尚明言之特歐陽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諱之有

祖無擇知杭州王介甫惡之監司承風旨以贓濫閒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鍛鍊無所得坐遺遊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寃之同時有知明州苗振監

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張橫渠先生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溫聞見前錄）按實錄熙寧二年九月詔御史王子韶體量苗振不法事閏十一月命沈衡鞫祖無擇于秀州徐九思鞫振于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尋改命張載劾振明年七月無擇貶散官居壽州九月振貶散官居復州邵實甚誤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

賢不肖於此可見出韓琥編器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非章衡也

國朝致仕官帶職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為例出王明清揮塵前錄按國朝臣僚帶職致仕自熙寧四年二月王仲儀始是年六月歐陽公乃還政非事始也

熙寧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

權發遣轉運副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為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鄧綰言瑜務聚歛提刑周約同簽書乞重絀以警諸路瑜約皆坐責尋復之出李燾長編 按實錄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轉運判官鮮于侁為副使後二十日丁丑利路轉運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召乃是美遷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張商英言知州周永

懿以贓敗轉運使李瑜提刑周約嘗交章薦舉不可不懲詔獄具取吉後瑜約及同提刑羅居中皆坐奪一官據此則初不緣役錢二書皆誤

熈寧四年十一月太學講官六員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顔復盧侗皆罷獨留蘇液出李燾長編　按實録十一月戊申判國子監常秩言考定直講焦千之王汝翼為上等梁師孟顔復盧侗為下等詔悉罷之是年十月丙辰蘇液已先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未嘗留液也元祐實録差

誤紹聖史臣已辨之子復又誤矣據紹聖元年中書舍
人同修國史蔡卞奏一取到國子狀蘇液熙寧三年離
監千之等係四年十一月罷職今修實録官稱留液未
悉憑何文字修纂

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按富公
實以衮鉞掛冠此云左貂蓋誤

熙寧五年九月先是檢正官章惇使湖南張商英為通
川縣主簿惇嘉其才而薦之按章子厚以五年七月使

湖北張天覺四年十二月已除中書檢正官蓋子厚四年三月使渝州時薦之此誤記也商英時為武寧軍節度推官知渝州南川縣

熙寧六年北人遣蕭禧来議地界事詔韓玉汝館伴至驛神宗令李舜舉以朱筆畫一圖子示禧依此分撥舜舉初不與館伴議遽出圖韓急顧舜舉取置懐袖禧果欲索看韓云李御藥自與其論它事即已因入奏面陳山川形勢纎悉皆繫利害不可輕許神宗云卿言大是

朕思慮初不至此按史熙寧七年三月丙辰遼主使與復軍節度使蕭禧來求蔚應朔三州並邊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忻州蕭士元樞密院兵房檢詳文字呂大忠與北人議地界禧既至後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劉忱同商量癸亥入辭報書曰竊惟兩朝撫有萬宇豈以尺土之地而輕累世之懽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狥從或誠有侵踰豈恡改正甲子遣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縝報聘大忠乞命樞密院錄前後

照據文字令縝賫至北庭使遼主知本末其後縝至遼不果致但與押燕蕃相仲熈畧相酬對而還四月丁酉遼主遂遣樞密副使同平章事蕭素來議地界于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許事聞九月戊申詔忱與素等㑹于大黄平用賔主禮相見時大忠以憂去詔忱持議不諧則許以南北堡鋪中間為兩不耕地又不可則以中間為界素不從朝議以士元失辭十一月丙申起復大忠閤門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議事忱與

素三會于大黄平素漫指分水嶺為界忱不許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遼主再使禧来聘書詞不遜于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辛丑詔輔臣及忱大忠同對資政殿二人執不予安石不然之更遣縝及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乘傳至河東與遼人會議大忠又言遼人所求地西起雪山東接雙泉為地五百里不可聽又言遼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慮西夏搭坦乘之其不可動者五請姑以五寨

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鋪予之安石不從己酉詔大忠持
餘服緽將行上遣禧復命禧不聽又遣內侍李舜舉諭
以長連城六蕃嶺許之禧不受命壬子詔輔臣對資政
殿癸丑命知制誥沈括報聘戊午括等對資政殿時禧
留京師已踰月上許以遼人見開濠塹及置鋪所在分
水嶺為界又以報書示之丙寅禧乃辭去括亦行七月
丙子遣緽河東分畫戊寅又遣四方館使李評十月己
酉又遣樞密承旨曾孝寬十二月辛亥緽畫地界還除

羣牧使十年六月壬寅縝以分畫之勞賜金帶十二月
癸巳上地圖蓋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後歷四年
而地界始畢凡東西棄地七百餘里其後元祐間臺諫
累章劾縝奉使辱國而罷相者此也伯山謂王汝館客
時持不許之論上以為然全失其實
地界事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賫手劄責韓王汝
云疆事訪問文彦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
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付朝廷已許而卿猶

固執萬一北敵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

累朝以来常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

族為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貂裘按熈寧七

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

文四公于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

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

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

敵所以先期啟釁不若委邊臣持舊来圖藉與之詰難

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預嚴兵備曾宣靖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絶其歳賜蓋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此云文曾皆言宜随宜應付妄矣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遣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近臣傳宣發兵不可啟上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為

得體按實錄熙寧七年九月三司火考之國史馮文簡以熙寧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樞密副使九月遷叅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月遷使當三司火時文簡實在政塗陳成肅升之為樞密使吳正憲充蔡敏肅挺為副使定國誤也是月馬帥賈逵步帥宋守約皆坐不救三司火逵降秩守約罰金定國謂遣馬步兩指揮恐誤矣

熙寧中王和甫尹開封忽內降文字一紙乃陳首有謀

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内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為業和甫以禮呼至密問與何人為冤薛言有族妹之子近来貸負不從怒罵而去和甫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失聲曰豈非那事敗脫也既至不訊而服和甫曰小鬼頭没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出王仲言揮麈後録蔣子禮所次其曾大父頴逸史與此大意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張三郎居城北所怨乃劉永祚學究和甫令永祚覆寫其書皆同上遣内侍馮

宗道監鞫斬永祚於市未幾和甫除右丞心傳按蔣書首末最詳當以為正考之國史和甫以元豐五年自府尹拜右轄熙寧中尚未尹開封王錄誤也况告數十人反詔獄窮治不實而但杖遣之恐無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令以為制出張芸叟畫墁集　按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赦則遷一官真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歷之際沿草不常治平

三年始著令待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官芸叟誤也

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王珪畏之引為執政確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柰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檢正俞充琬知之上章自辯帝以詰珪珪謂充曰其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

待制帥環慶其後遂有靈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也案實錄元豐三年五月知慶州俞充罰銅三十斤坐為都檢正日江東漕何琬劾知潤州呂嘉問充以語人章未下而嘉問上疏自理也此時充帥環慶久矣方蔡新州執政吳正憲公尚在位子文所記不必審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按史

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為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遷祔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玉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為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近歳前執政官到闕止繫御仙花帶從官非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閤門之制不知衡改始何時辨云元豐二年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帶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大觀初著令前執政許服毬文帶而此書所記近歳閤門之制又如此何耶元厚之許服帶如學士謂得繫御仙花金帶仍佩魚也厚之以言罷不帶職故以此優之此云非特旨雖學士亦不得蓋

誤矣淳熙中王仲行罷吏部尚書不帶職帥浙東入辭服金帶佩魚而入閤門吏却之乃去魚不可則改紅帶又不可則卒改皂帶仲行甚不平後數年始有旨前侍從不帶職許服紅鞓黑犀帶仍佩魚遂為故事

元豐五年十月壬申發常平錢八百萬緡成元豐庫注張舜民小史云神宗於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或即元豐庫嘗考實録卷末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庫賦詩二十字不知庫名（出李燾長編）按國史

食貨志上即景福殿庫聚金帛元豐元年始更庫名凡三十二字以眞宗實録考之景福殿庫崇政殿後庫内藏庫皆一庫也蓋藝祖始下諸國聚其金帛於講武殿後廊謂之封椿庫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庫為内藏庫改封椿為景福内庫併隸内藏而講武殿旋改為崇政張芸叟所云即内藏耳元豐庫神宗所創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後庫明甚

國初以来開封府未嘗三獄同空元豐五年王安禮知

府乃謀作天府獄空以圖進用時有御史劾其詐妄朝
廷按視獄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禮拜右丞紹聖崇寧以
後躁進之徒用此術奏獄空者多矣朝廷遂立遷一官
為賞格長編五年四月丁巳注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
禮獄空絀按實録元豐五年四月開封府言三院獄空
詔知府王安禮進一等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詔
台符減三年磨勘會五月大改官制安禮以翰林學士
與同列蒲宗孟俱執政蒲左丞王右丞時侍御史蒲中

行以與安禮爭盜賊名簿不實罷非為刻獄空也據國史天禧四年五年開封府比歲獄空蔡所記四者皆謬元豐六年六月丁巳執政將刻大辟不應讞者刑部郎中韓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而獲戾讞不至矣朝廷從之出晉卿傳按實録是日詔大理寺刑名疑慮及情法不稱奏裁公案送定斷官看詳如非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免收坐從本寺請也此時晉卿為大理少卿所書刑中及因白事皆小誤

元豐七年三月己巳編勅成自嘉祐後立開封盜賊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廣矣注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時因編勅成附見出李燾長編按實錄嘉祐六年初命開封諸縣盜賊囊槖之家立重法治平二年九月命開封府判官王靖提舉捉殺府界及曹濮澶滑州未獲盜賊三年四月五日遂以開封之長垣考城東明縣及曹濮等四州為重法地分熙寧四年正月丁未淮南

之宿州京西之滑州河北之澶州京東之濮州凡十三州並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書檢正官體量河北京東盜賊又請之六月壬午詔山東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曹澶濮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夘又行之福建下四州此云不得其時何也蓋立盜賊重法自嘉祐至熙寧而刑法志云元豐蓋史官之誤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

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剛日元豐八年拜蔡韓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温伯失之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康公王荆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王荆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吴冲公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在

中下旬且荆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頴叔徒見熙寧中富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為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歴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至和二年並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為不審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興後秦會之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夢錫等亦以下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説牴牾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僊鎮使臣云少日作吴冲卿丞相

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倅儲冲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出王明清揮麈後録 按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為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况班師

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
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